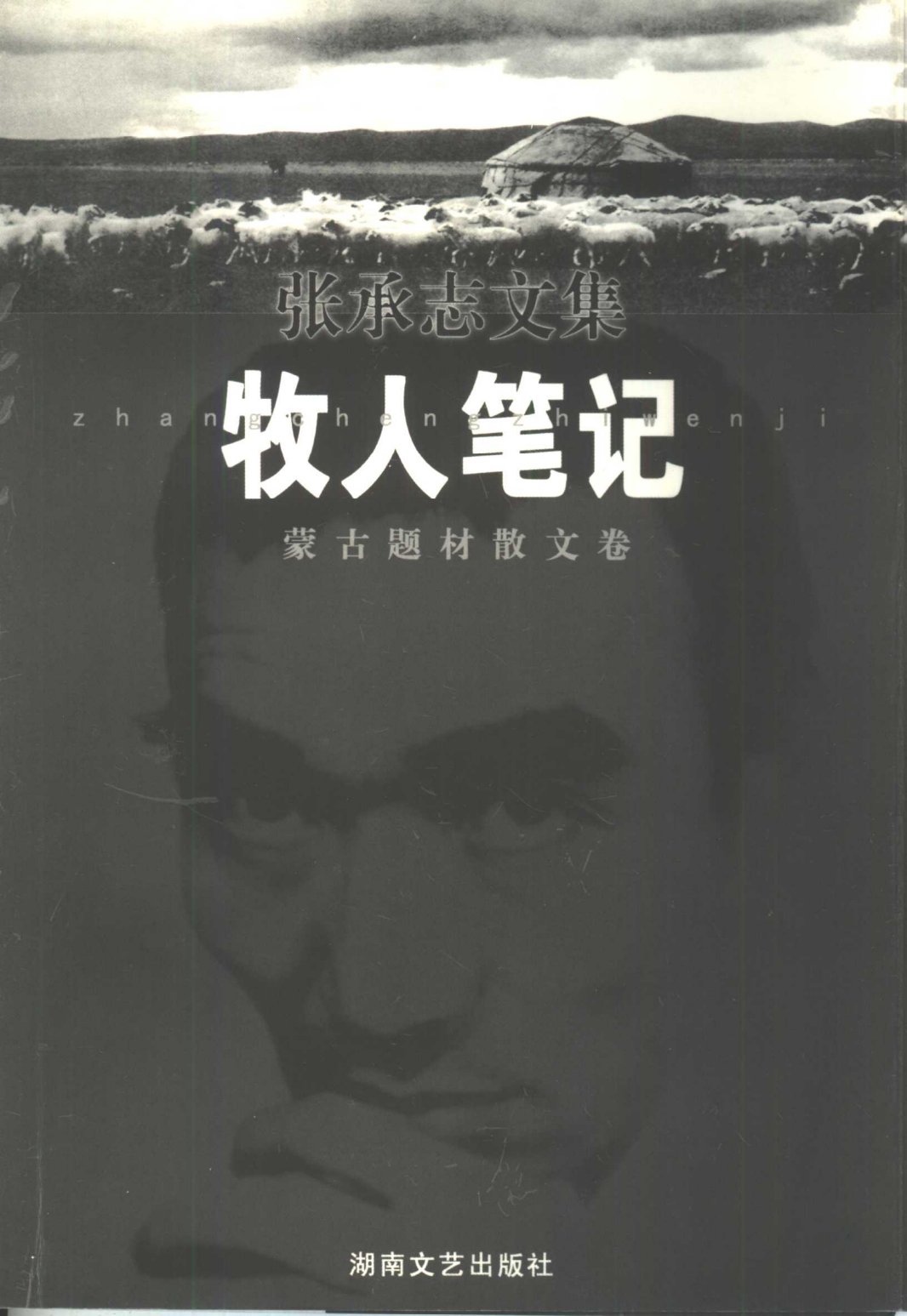




张承志文集

z h a n g c h e n g z h i w e n j i

牧人笔记

蒙古题材散文卷

湖南文艺出版社

牧人 笔记



蒙古题材散文卷

张承志文集
牧人笔记
——蒙古题材散文卷
责任编辑：萧元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益阳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5
字数：158,000 印数：1—5,000
简易精装：ISBN7-5404-2217-3
I·1686 定价：10.5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张承志文集

z h a n g c h e n g . z h i w e n j i

湖南文艺出版社

目 录

汗乌拉	1
牧人笔记	4
劳动手册	70
袍子经	77
历史与心史	87
关于早期蒙古汗国的盟誓	94
午夜的鞍子	108
狗的雕像	115
春水泛滥时	126
金芦苇	132

危险的生命	140
北京草原	146
又是春天	159
初逢《钢嘎·哈拉》	164
安宁的权利	168
起辇谷祭	172
二十八年的额吉	175
一页翻过	188
马的颜色	193
代后记 折一根芨芨草做笔	195

汗乌拉

汗乌拉一共有几处？这在锡盟不容易弄清楚。在乌珠穆沁，著名的汗乌拉(蒙语：王之山或山之王)有三座。据我看来，当然我们的汗乌拉又是这三王之中的大王。

首先，我们的汗乌拉坐北朝南，两襟分别是那两个小王：沙麦汗和西乌汗。其实，不仅位置在地理风水之正中央，而且上面一字甩手并排九堆大敖包——汗敖包之祭，按牧民讲，只要白色食物(奶酒奶酪)一供，天灵地感，立即落雨。

第二，我们的汗乌拉山北，是一片密密丛山，大小地名数十个，丘陵沟壑重重。山南一马平川，开阔草原——而这西南的开阔地

两翼各有一条竖山流脉而下，沿这两道小山脉，凿地九尺便是一口好井。

第三，我们的汗乌拉形状庄严，两襟舒缓，山顶高耸，像一座低平的金字塔。山顶与山腰相连处，独眼般生着一簇杏树。

我当知识青年时，经常和其他汗乌拉籍的知牧（按“干群”“警民”等汉语新词读解）恶战，争论山头的大王小王问题。他们说：爬上那个汗乌拉能看见内蒙古四十九旗。我就说：我们这汗乌拉上头能看见外蒙古五十一旗！抬杠顶牛到了极端时，问他一句：“你们那山有山眼睛吗？”非常灵，他们马上没词儿了。

风水学——堪舆之学认为：人杰地灵，物华天宝。这不仅仅在中原有超验之明，而且在草地也不敢小视。

大名鼎鼎的摔不倒（用马杆在马疾驰时套得它一跤摔倒）的儿子——安巴·乌兰，乃是在汗乌拉山麓长大。同时，传说般的黑马五兄弟，也是汗乌拉马群的明星。在全旗知识青年中最出色的好狗（能辨别全东乌旗知识青年气味）奥登·阿尔斯楞（无尾狮），又是汗乌拉的出身。六十年代某年大旱饮遍六群马十群牛几十群羊仍不枯干的无底井泰莱姆·忽都格，亦在汗乌拉区划之中。

人更是如此。

笔者本人敢以一支笔求生存，当然全是因为汗乌拉风水的缘故；而我终生认为导师，哪怕时光逝去二十年仍然认定她是导师的我家额吉，也是在汗乌拉草原创造了她不朽的人生。此刻，她已经七十一岁了。

走遍北亚半个世界，才深刻地悟出了汗乌拉的存在方式。见识了各种各样的牧区，才知道汗乌拉草原的富饶。

东北角有险山，足以抗御寒风危难；西南角有大湖，似开放似阻拦。西北连向古歌《阿洛淖尔》，使儿童从小知道憧憬，东南条条大路，把内里和外界相连。——加上北方一线连山，南方一道碱滩“戈壁”，汗乌拉圣山居中，享有八十里方圆。如此的地理，简直是

绝了！

——我的文章，读着知之者会深得三昧，不知者会觉得我故作大言。我并不想辩解。我只为知之者写，也只为抵抗将来的文化侵略者写。十九世纪的汉学大师 De Groot，在其巨著《中国宗教体系》中入木三分地研究了中国民间思想，最后还是以一顿训骂收尾。值此世纪末，会有人向如同汗乌拉那样的腹地深处插手的。在他们的洋洋万言之前，我的小文会成为一块小小的“石敢当”，等着杀杀他们的锐气。

无论如何，外人永远也看不见汗乌拉草原除了斑斑营盘座座毡帐外没有一间土房的风貌了。也看不见树关节砍成的轮瓣、半圆的毡圈、白布缝的袍子、自己舂的黑炒米了。也看不见两千匹马一齐狂奔时的伟大景象了。真知灼见仍在生活的、真实的人们心里藏着，尽管汗乌拉山永恒不变的矗立不动。

牧人笔记

第一章 摇 篮

我说汗乌拉草原是一个摇篮。因为在它辽阔的怀抱里，一年一度地孕育着生命。汗乌拉的骏马、牛羊、骆驼，年年在这片青青的草原上生羔产犊，蒙古包里也一个又一个地跑出来顽健可爱的儿童。这片草原是种种生命的摇篮，也是古朴的蒙古文化的摇篮。它是我的蒙古“哥哥”阿洛华祖祖辈辈生息的土地，也是我自己人生的第二故乡。我们因这里的水土，因这里的气候，因这里酷烈的生活和持久的传统——而逐渐变成了今天的我们。

汗乌拉(Han arula)是我们生产大队的名字,也是我们这片草原中央的一座大山的名字。它的意思是“山之王”。虽然它的相对高度只有一百多米,但在这片地形舒缓的草原上,这座山显得非常雄峻。在这座山的顶峰上,从东向西一字排开着九个巨大的敖包(obo),所以人们也称这座山为“汗敖包”(Han obo)。在山南麓的一个岩缝里,长着一簇汗乌拉草原惟有的小树。由于树木在这里是极其珍奇的东西,所以我特地在这里讲到这丛小树。这丛野生的灌木是我们汗乌拉草原在截至七十年代以前,惟一的一丛非草本植物。以汗乌拉山为中心向四野伸展着的、那一望无际的丘陵草原,就是我们的生产队领土。

汗乌拉生产大队属于内蒙古自治区最富饶的一个盟:锡林格勒盟(siri gol aimak)。有人说,内蒙古有一颗明珠,它的名字叫乌珠穆沁——而我们汗乌拉就位于锡林格勒盟最北部的东乌珠穆沁旗(ju ujumčin gu šun)之中,是明珠最美丽的一部分。

在东乌珠穆沁旗的东部,有一座著名的喇嘛寺,名叫新庙(sin sumu)。汗乌拉生产大队所属的道特淖尔人民公社(dogoto - noYor)就设在新庙镇上。从汗乌拉生产队部到新庙镇之间共有二十三公里,有一道宽阔的车辙印大道把我们大队和新庙这小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相连。

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在汗乌拉山顶上可以眺望见远近几百公里的山峦和草原。虽然并不像我哥哥阿洛华所说的那样可以一眼看尽四十九个旗的牧场,但我确实在那山顶的九个敖包上面看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包括北方外蒙古境内的一些山岭。听老年人说,从前经常在汗乌拉山举行祭敖包的大会(nair),摔跤和套马都在这山脚下举行。

汗乌拉生产大队的领土约有一千平方公里左右。从大队最西南的泰莱姆湖(tairaim noror)到最东面的冬牧场——额尔登·讨勒

盖山(erden toregai),至少有四十公里远。南北稍少一些,从大队北界的胡布山脉(hubu - en orula)到南边的狭长的乃林戈壁(nailin gobi)约有二十五公里左右。但是,由于各个大队之间以及牧业人民公社之间有一些交叉地带,所以我们汗乌拉畜群游牧的范围通常大于一千平方公里。羊群和牛群约能越界五公里左右,而马群、骆驼群常常越界很远,至少在两千平方公里的地域中活动。不言而喻,牧马人终日长距离奔波,他们是极其劳累的。

汗乌拉草原水草丰美。在这片草原上有不少使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名胜之地。如南部乃林戈壁的硝土碱草地,德勒斯乌珠尔(dersa ujur)的芨芨草,大队西部的名叫哥尔其莱的井(gerčirai hoteg)等等。最著名的是泰莱姆湖南岸的石头井。这口水井只有一尺深,但在六十年代的某一个大旱之年,全队的井都干枯了,这口井承担了全部汗乌拉近两千多匹马,近一万五千头羊,还有近三千头牛的饮水,日夜抽水,而这口宝井居然不干。大队南界的乃林戈壁是一处最理想的夏牧场,夏季这儿有一条弯弯的季节河,有无数积水的小湖,湖滨落满水鸟,草多是含盐量大的优质牧草。乃林戈壁北面是一片平坦的草原,汗乌拉的种种盛会,如剪马鬃、卖马和文艺演出都在这儿举行。东部尽头的额尔登·讨勒盖山和查干山(čagan)之间,是我们过去主要的冬季牧场。这里是著名的无水草原,以前无数次打井找水的尝试都失败了。但是这里牧草极其丰盛。冬天,在连绵的山岗中间,积雪柔软,气候温和,我们和畜群一起,以洁净的积雪当水,一次次地在这里度过恬静而漫长的冬天。

在一九七〇年前后,汗乌拉大队共有约六十户人家,一般均以—个蒙古包(mongol ger)为单位。这六十户人家的总人口约在三百五十人左右。至一九八〇年前后,人口已增至四百多人。全部为蒙古族。汗乌拉使用蒙古语的一种乌珠穆沁方言。这种方言的语调极为柔和、轻灵、优美。我认为它比起我听到过的南部察哈尔

方言、东部喀喇沁方言、西部苏尼特方言以及新疆的卫拉特语以及乌梁海方言，要柔和好听得多。汗乌拉是内蒙古草原的真正纵深，一切都是纯粹的蒙古式。一九六八年有三十余名北京知识青年曾来此接受牧民再教育，下乡在生产大队当牧民，另外还有两户汉族移民。但他们后来都离开了汗乌拉。汗乌拉草原依然如旧，居住其中的蒙古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在富饶而严酷的环境中建设着自己的生活。

交通工具主要是两种：男人的马和女人的牛车。每个蒙古家庭都有一辆白毡顶棚的篷车(hamo tergen)。在不太忙的时候，女人们总是套上一条老实善走的犏牛，乘着这种篷车去亲戚家串门，篷车里面坐着她的孩子们，都穿着鲜艳的新蒙古袍。在草原上人们是不走一步路的，哪怕只有一百米远，也一定骑上马去。女人们平时照管家务，很少用马，但她们同样是骑马的好手。在男人们生病或者需要的时候，她们在马上同样能飞一般驰骤。当然，除了马和车这两件基本的交通工具外，也还有些大些和新式些的，比如四匹马拉的大车和现代的拖拉机、卡车。

汗乌拉生产大队的经济是单纯的畜牧业。汗乌拉约有十至十五群羊(因为经常分群，所以群数不固定)，六群马，十群牛，一群骆驼。秋天因大量屠宰和卖出，加上自然死亡，所以数量减少，而春天又因接羔而使数目膨胀，所以在七十年代中，羊群总数一般在一万头上下，牛群总数在两千头上下，马群也在两千上下浮动。在灾害性风雪到来时，马群损失最大，而在缓慢的积雪造成的雪灾时节，羊群损失最大。这样，虽然每年春天都能接下大批仔畜，但牲畜总数的增殖却很困难。蒙古草原传统的游牧生产方式与严酷的自然条件，还有庞大的畜群量之间存在着一种极限，在毁灭性灾害到来的时候(特别是春季的风雪)，这种极限便被突破。古老的游牧生产方式的灾害承受力如果一被突破，经济就发生崩溃。反之，如果草原能连续几年保证无灾害的话，马上又会出现立竿见影的

繁荣。也许,这就是理解历史上许多游牧民族兴衰史的关键。

我想,从一九七〇年前后已经开始,包括目前在内的二十年中间,也许是内蒙古游牧经济发生质变的二十年。至今为止,种种科学的畜牧、饲料、配种、兽医、定居技术还不能够统治草原。汗乌拉的蒙古牧民仍然喜欢住蒙古包、喜欢用自己种种原始但有效的办法处理游牧生活中的困难。新疆伊犁巩乃斯(kunnais)细毛羊的引进还是不如普通土种蒙古羊受人喜爱——但是,一场巨大的变化正在逐渐发生。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变化的特征是:传统的木轮车已经在汗乌拉草原濒于绝迹,铁轮子已经代替着浪漫意味十足的木轮子普及在每个蒙古包门前的水缸车(usu tergen)、篷车、箱车(abder tergen)和普通的辕车(hanggai tergen)上。此外,定居点(一座土圈加上两户人家的泥屋)虽然还远不如蒙古包有魅力,但蒙古牧民已经至少决心利用那座坚固的羊圈——我们汗乌拉的传统冬营地额尔登·讨勒盖已经趋于放弃。冬营地和夏营地之间的区别和距离已经大大缩短。游牧方式中最基本的活动——搬迁移动减少了;由于牧场的肥美,近年来已经出现了在一年中仅仅在秋天走一次场(oter)的现象,也就是说,冬、春、夏三季已经大体不远离定居点居住。

不过,总体上来看,畜牧业经济仍然维持着不完全的自给自足、商品交换的特点。汗乌拉人仍在吃羊肉和奶食,穿皮衣,用羊毛、皮条和马鬃制造各种各样的绳索工具。但是粮食、茶砖、烟、木料(尤其是制套马杆的柳条、制造车的桦木)、鞍具、绸布——则倚仗新庙的人民公社所在地输入。在上述商品中,茶砖、粮食是最关键的两项。

新庙镇还云集着大批各种各样的手工业者,主要包括皮匠、银匠、铁匠、木匠、泥水匠,以及各种各样身怀一技之长的手工业者。这些人多是河北、山西北部的移民,他们的技艺有力地补充着单纯的游牧经济,使整个草原的生产、交换和生活有条不紊地维持着。

新庙镇在解放以后,除了继续保持着其商品集散中心的性质之外,也是行政、文化、教育、卫生中心。镇上设有邮电局、兽医站、医院、税务所、中学(蒙、汉文两种)、公安派出所、粮站、商店、综合手工业工厂、水利队、拖拉机站等等单位。汗乌拉以及它的姊妹牧业生产大队白音图嘎(bayin tug)、道特淖尔(dogoto nogor)等队的牧民,各自顺着草原上那种蜿蜒在草丛中的多股车辙印组成的大道,骑着马,驱着牛车,来到这里,卖掉羊毛、牛羊、皮子,买回粮食、茶砖及其他生活用品。

汗乌拉队有若干大大小小的家族,这些家族的界限由于复杂的通婚已经变得不明显。一个主要的家族是阿尔拉家族(alra - in aymau)。我在内蒙古时,阿尔拉家族的老祖母还在世。他家主要的几个儿子的家系,囊括了汗乌拉人口的近百分之六十以上。但近十几年来,由于其他一些家族的男孩大量增多,有一些原来人数很少的家族正在变得比阿尔拉家族更醒目。总的来说,汗乌拉生产大队的组织 and 汗乌拉原有的血缘关系大致吻合。许多牧民虽然在邻生产大队或邻人民公社有着自己的亲戚,但生产队主体却还都是汗乌拉的几个家族。

解放后三十年来,由于医疗条件和其他条件的改善,汗乌拉的人口正在迅速增加。我以为,在八十年代初期,草原上已经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初的劳动力过剩情况。以一户牧民家为例:此家人在一九七〇年以前,只有男主人一个劳动力,而在一九八一年,他的三个儿子都已成人,需要畜群放牧劳动。然而他家却和另一户牧民合牧一群羊,只需要一个劳动力。这样,三个男人都处于无劳动无职业状况,只干些零工和季节性工作。

劳动力过剩现象当然只根据目前的分群数目才存在,劳动力过剩当然更不是人口过剩。但是,严酷的自然条件却严重地限制着牲畜数目的绝对增长率,在保证每群数目的前提下,汗乌拉畜群的分群机会总是较少。这样,自然气候条件、牲畜数目条件、劳动

力和人口以及消费需要等条件,都在要求着汗乌拉草原出现一场变革——而这一变革也许将最终结束迷人的、古老的游牧传统。

汗乌拉大队拥有小学校一所,始于一九七〇年。由于草原上牧民居住分散,这种牧区小学多为寄宿制。初创期间,也曾使用过巡回教学的方法。现在汗乌拉的男性牧民中,百分之八十以上均可以简单的读和写。由于蒙古文字的拼音特点,很多牧民都靠自学而掌握了蒙文,文盲在汗乌拉以至乌珠穆沁牧民中并不常见。所以,草原比起中国内地的僻远农村来说,文化水平要稍高一些。

这里过去信奉藏传佛教。在东乌珠穆沁草原,沿交通线平均五十公里就有一座喇嘛庙。现在喇嘛均已还俗,变为普通牧民。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过去一些当喇嘛的人又有重操旧业之念。最显著的一个潮头是参拜甘肃南部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内的著名金瓦寺——拉卜楞寺(Lableng sumu)。至目前为止,汗乌拉有一位虔诚的教徒已经去了拉卜楞寺两次,新庙镇的喇嘛庙也完全可能再修建起来,但是从根本上说,蒙古牧民的宗教意识并不是很浓的,经常可以听到牧民对喇嘛开玩笑,也很难在乌珠穆沁看到诸如青海、甘南、西藏那样的,至少在老年人中根深蒂固的宗教意识,更看不到诸如哈萨克、维吾尔、回族那样浓烈的宗教感情。但是,今后的二十年同样是一个变革时期,在这二十年中,随着人们各种条件的好转,人们将对曾经是自己文化一部分的藏传佛教遗产怎样看呢?将来的内蒙古和汗乌拉,将会出现一种怎样的状况呢?这些都是很难预料的。

但是,无论如何,汗乌拉将和过去一样,仍是一片青青的大草原。它拥有的山峦、湖泊、水井、戈壁、平原,都将继续保持到很远很远的将来。只是,作为蒙古史研究者最渴望了解的一切现状,一切具有民族学参考意义的社会、经济、生活状况及细节,也许已经要掀向它最后的一页了。将来的汗乌拉蒙古牧民,也许将在更文明、更先进、更科学的方法和形式中度过自己的畜牧生活。从额吉

淖尔——母亲湖(eje hogor)拉的,也许将是卡车而不再是那种阿因钦(aying ci)的牛车队;牧民们住的也许不再是蒙古包,而是漂亮的别墅。羊群的分群、出牧、饮水、配种、剪毛、接羔,也许将会采用连我也不能理解的新技术——但是,我想,汗乌拉仍然是汗乌拉,它仍将用自己辽阔草原上的青草继续哺育着那遥远的新蒙古文化,它将继续被将来的知识牧民称为自己的摇篮。

只是,作为一种保存至今的古老文化,作为一种理解蒙古历史的活的参照体,对乌珠穆沁草原的种种民族和文化的研 究已经迫在眉睫。而我对乌珠穆沁的一角——汗乌拉草原的这些简单而且随意性很强的往事追忆,也不过是对那种真正科学而全面的民族学研究的呼唤而已。

第二章 生 命

一九六九年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的下午,我从北京远道回到了汗乌拉。我回到了哥哥阿洛华家里,一家人高兴地站在包门口迎接了我,其中嫂子莲花只是站在哥哥身旁对我笑着。当天夜里,我参加了晚会以后又回到家里时,发现嫂子正躺在包的一角呻吟,母亲正在照顾着她,我这个傻瓜直到这时才明白——原来她要生小孩了!

哥哥派我去找汗乌拉的接生员。我骑上马,在黑夜里找到了那个女人的家。汗乌拉的接生员有一匹队里发给的乘马。我和她骑着马回到自己家。我躺在门外的毡子上,听着包里嫂子的呻吟声。天快亮时,比那启明的乔里玛星更早的、一声尖锐的婴儿啼声响彻了草原,一个小生命在我眼前降生了。这是年轻的我第一次怀着新鲜而好奇的心情,迎接了一个小小的生命。

这个孩子今天已经差不多十五岁。她的名字是我取的:乌尼琪——忠诚。然而,因为她生在一节之夜,所以整个汗乌拉草原